

很高興在有著法國浪漫傳統的藝文沙龍FNAC做新書《道德浪女》的發表。談到"道德浪女"、談到性愛這個題目，我們免不了要提一個名字：「佛洛伊德」，不管在座的各位買不買佛洛伊德的帳，佛洛伊德卻有一段話深得我心，他說："禁慾"不可能造就一位有才華、有創造力的思想家，"禁慾"也不可能創造開拓荒野的革命家，"禁慾"也不可能造就自負的、有理想的行動家。"禁慾"只可能造就善良的弱者。

這個世代裡，"禁慾"可能只造成不滿的弱者，不滿足或不滿意的弱者。其實所謂人類性愛慾望，在目前的社會狀況下，我們只好去hunting了，去狩獵原本屬於人類本性上的愉悅。

作一個狩獵者，我們很可能必須要觀察及了解身處的環境。很多人會說，我們是身處在一個多變的環境，的確也是這個樣子。從1912年，心理學家作過的分析，把性無能形容是墮落的，可是過了百年之後，我想大概在2012年之前，還會被形容成病態，是生理跟心理上的病。可是，也許到了再過另外一個百年，2112年，說不定性無能會被當作人類應該珍貴的，如同希罕的動物一樣來保護，性無能會變成人類另外一種珍貴的資產；因為，我們的環境是多變的。

另外一方面，我們的環境卻是持恆的。在十九世紀初，正式文獻上記載的，也有這麼一段話：男性追求女子，要求她們貞節，"她們必須守貞這件事情是「無庸置疑」的"，正式的學者用「無庸置疑」這四個字來形容。台灣藝術學院的何懷碩教授前兩天在聯合報的「懷碩觀點」也作了一篇關於人類貞操貞節的發表。事實上，比起賀爾蒙少十五倍的男性來講，女子對貞操的概念，是被當成另外一種人類在對待的，在兩百年之後的現在，對於"女子必須守貞"都沒改變。

我們必須面對的社會或我們必須瞭解的環境，是怎樣的呢？其實是藏伏各種敵意的，他們非常仇視女性可能也像男性一樣，像人類的本能一樣，會有蠢蠢欲動的情慾。在這個充滿敵意的環境裡，我們如果要作本性的追索，我就不得不想到《道德浪女》這本書的翻譯張娟芬寫的序中所提到的「不摸那個米」。何謂「不摸那個米」？是英文monogamy，是人類一對一的性關係，不monogamy，就是不一對一，人類的慾望其實永遠都在澎湃湧動，永遠都會有心儀的對象在不同階段、不同的時候出現。因為社會傳統教條的壓抑，你只「摸那個米」嗎？還是在內心裡常常自主性想選擇「不摸那個米」呢？

我們今天請到兩位貴賓來與我們談談「摸不摸那個米」的問題。第一位貴賓，我相信台下有非常多她的fans在，成英妹，應該不用向大家多介紹，可是我要說說一個出版人對她的心儀，成英妹從她的《公主徹夜未眠》到《夜間飛行》、《私人放映室》，一直到《無伴奏靈魂曲》，每一部作品都不一樣，都注入了新生命與精髓，這與我們常見的知名作者極為突出、特異之處。不到十年之間，她的轉換從只是一個文字作者，到現在成為一位裝置藝術家，前一陣子她所發表的裝置藝術也顯示出她內心湧動創造力的部分。不知道有沒有呼應剛剛所說到的「不禁慾的人有創造力、思想家與藝術家」。

另外一位貴賓江映瑤小姐，剛剛一不小心作了PLAYBOY總編輯，不然的話其實大家更有眼福，她差一點成為PLAYBOY三月號的封面人物。江映瑤也是一位作家，她的腦筋裡有許多竄動的精靈，她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叫《要不要愛隨便你》今天大家要不要摸那個米也隨便你。我們先來對於所謂的「道德浪女」在緯度上做兩個極端的符號來拆解。

首先要先問兩位對所謂的"一對一"的看法，尤其是我們現在才剛剛蹦出非常多的社會議題，如璩美鳳、黃顯洲甚至張俊雄雙人枕頭等等事件。它是不是觸探了我們內心裡真正想要跳動、想接近的那個區塊呢？我們先請對新聞事件、對媒體傳播比較敏感的江映瑤來談。

江映瑤：



今天下午兩點半我在TVBS錄曾寶儀主持的節目『女人當家』，主題是教大家怎麼「叫床」，所以今天就穿的非常不像浪女的樣子，深怕自己去講怎麼「叫床」這個題目的時候，穿得像浪女，人家會對號入座，然後說：「OK！你就是那個很會叫床的浪女。」

我也許是，可是我又不希望人家認為我是，因此我就穿得很正經八百的樣子。其實我非常提倡叫床的必要性，當他們問我的看法，我回說，當然無庸置疑嘛，當然是好的，可是我要穿成讓人家覺得我不是個浪女的樣子，這是非常矛盾的。"道德"這件事在我們心裡面一直都是很矛盾的，什麼是道德什麼是不道德？為什麼要認為那是道德的，可是又要穿成自己認為可能不會被認為不道德，不希望被當成浪女。

事實上是不是浪女，其實不知道，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要作PLAYBOY總編輯的原因，因為我們要用PLAYBOY這本雜誌來匡正臺灣目前的社會風氣，大家什麼事都做盡了，但表面上把道德匡在那裡，比以前的國父遺像、總統遺像匡的更緊，高高的掛在那裡，而且把它放大了，還說，這是道德，所有人的行為都要拿道德來批判。事實上每個人做的就是偷窺：做別人不願意他做的事情、強迫去掀開來看人家的部份，這是最不道德的。事實上，你要不要跟誰在一起，要跟多少人在一起，跟道德沒有關係，而是你在跟這些人互動時，你有沒有尊重或被尊重，它不是被迫的，而是樂意的，所以道德不道德在我們心中可能有點混淆了。

為什麼我會跳進來PLAYBOY這個雜誌（我難免一定要提到這個，因為我是個很敬業的人），因為現在台灣充滿了太多這種道德的迷思，我非常喜歡PLAYBOY美國版原創的精神，我們不偷窺，也絕對不去登那種偷窺的東西，因為那不是尊重。就像今天我去參加「女人當家」的節目的時候，他們很自然就問我：「世？那你交過多少

個男朋友丫？」這是非常私人的問題，她不應該這樣問我的，當然我不會認為這樣的問題有多困難或多不愉快，因為在台灣，這種問題很平常，你坐個計程車，人家都會問你說：結婚沒有呀？為什麼不結呢？什麼什麼的。這是隱私，可是台灣的人已經習慣了處處、時時去刺探你的隱私，而且你應該回答，你不回答，就有問題，這是錯誤的想法！這本書讓我覺得很開心就是，它是講道德浪女，我們姑且不論說現場有多少人摸那個米或不摸那個米，我覺的很好玩的是說，一堆明明是摸那個米的人要來談要怎樣不摸那個米。

我為什麼會轉變說，好，可以來談不摸那個米，我相信幾乎所有的百分之一百八十五的男人在許可的狀況下，他當然要不摸那個米，現場如果有男仕敢舉手說：我絕對是堅持在任何情況下，是一對一的關係的，找不到這樣的男人的，除非他說謊。差不多百分之八十五的女性，都希望摸那個米，根據我的市調，會有百分之十五的女人可能不摸那個米。摸不摸那個米，本來是自己跟對方的事情，只要雙方溝通好，要摸幾個米，而且那些米都愉快就好，可是為什麼會成討論的議題？譬如你能不能摸、要不要摸、該不該摸、道不道德摸.....？這是因為我們需要重新學習尊重，重新學習什麼叫道德不道德。我原先是一個百分之百不容許人家去不摸那個米的人，可是在看了這本書的時候，勾起我很多的認同。人的心是管不住的，時常讓你嚇一跳，你每天都可能會開發到你瞭解的自己。可能我不容許我的伴侶去不摸那個米，希望我是"唯一"的，其實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"唯一"。但是當然會有點希望說，如果自己沒辦法"唯一"的話，對方能容許不摸那個米，這是很自私的想法，且是雙重標準的。

這本書有些是技術性的，理論上不摸那個米是合乎人性，但我們做不到，因為那是很可怕的事情，我們會嫉妒、傷心，我們會去刺探、自虐、折磨對方，這就是愛情裡面最有趣也最殘酷的地方，就是要不要佔有、獨佔，要不要去擁有。我原本完全是摸那個米的思想。這本書看了差不多半個鐘頭，就對我的人生做了反擊，自己反擊自己，我已經幾乎被它說服，「是的，如果我愛這個人，最佳的狀況，是讓他快樂，如果他不摸那個米才會快樂，我為什麼要去限制他、強迫他、苦毒他，責怪他說怎麼可以在愛我的同時還愛另一個人」。理論上，只要對方快樂都是好的，可是我們不是聖人，做不到，因為我們放不下所謂的我執、我癡，跨不過那個門檻，這本書前面的部份不太重要，因為我們一下就被說服了，就不摸那個米。後面部份才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到底要如何訓練自己才能達到不酸溜溜、不傷心、不去告他、或找徵信社去抓他.....這些動作，所以我認為它是一本技術上訓練的書籍。

沈怡:

江映瑤已經不需要我們窺視她了，她到底是不是摸那個米的那一類的人。摸不摸那個米好像跟美女還必須有一個絕對值的關係喔，如果是又醜又老如在下我的話，大家可能說摸不摸那個米對這個人來講，並不重要，我們現在內心裡頭，台下聽眾也大概有很多人很想知道成英妹，它是不是一對一的摸那個米的人呢？成英妹應該是那個所謂的「有自我主張的強者」，她對於那個所為的一對一關係多對一關係，有什麼樣的看法。

成英姝



剛才映瑤一開始時講她今天穿的特別端莊高雅，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認為她是一個很會叫床的浪女。其實在場任何一位女性妳會不會怕別人認為妳是一個浪女？今天大可說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那我就不是，當然不高興你說我是，或是誤會我是。這個前提是因為大家都認為浪女是一個負面名稱，所以才會介意。如果說，妳明明長的不美，可是有人說妳是個美人，雖然自知不是，可是妳心裡還是高興說，這個人的眼光不一樣喔，懂得欣賞我美的地方，妳就不覺得有被冒犯了。

我今天來這個座談會的時候，有一個年輕女性朋友問我這個座談的內容是什麼？我告訴她是談這本書（這本書因為剛出來，所以在座的各位可能都還沒有看過，其實我們應該先講一下它大概是什麼，大家一定非常好奇，裡面有很多離經判道的東西），她問這本書是有關什麼呢？我告訴她，比如說，妳跟妳男友不是一對嗎（她男朋友我也認識）？妳們都可以各自另找性伴侶，她馬上眼睛一亮說：「有這麼好的事情！真的假的！」那種表情讓我覺得，我今天來此地是來傳福音的。這真的很像小的時候，修女、神父常說，天國近了，天神降福音，神之子用祂的寶血洗清世人的罪，你們都被赦免了，你們會得到天國的福報。

大家都會覺得世間居然有這麼好的事，真的假的？但是它有一個條件，就是你必須去尊從神的教誨。就像今天我們說：你可以不要一對一，你可以擁有其它的性伴侶，如果我們在宣揚這件事情的時候，很多的男性同胞就會有天國降臨的那種感覺。如此的話我們談這本書的時候會造成一些過度的嚮往跟誤解。這個話題有可能被扭曲，因為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，道德浪女她是正面的，希望大家去重新思考浪女的定義，我們不是說很浪很好，而是它背後有它的責任。剛剛映瑤問在座的男仕說，你真的是能選擇要不要摸那個米嗎？憑良心講如果你發現一對多、多對多的關係，必須要去付出的責任比原來大得多，而不只是覺得：這本書，裡面一定是教人家怎麼大搞特搞玩三P，跟女同性戀一起搞等等，好像充滿快樂似神仙的指南。事實上，這本書不只是在處理兩性關係，而是不管男女或是男男女女在感情上，會觸碰到的問題。它甚至比一般坊間看到的很多夫妻情侶關係處理問題還要更深入，而且更觸碰到兩性之間真正的問題。

簡單說；例如有位男藝人發生白嫖事件之後，接受訪問時表示還是會繼續玩，但要玩的有格調。其實這本書是教人玩的有格調，但此格調非彼格調。之前談到一對一的關係，好像這本書是攻擊一對一。一對一的存在當然有它的道理，從古教會強調貞節的重要，甚至獨身的重要，換句話說就是貞操，就是純潔，所以「性」被認為是罪惡的。人天生的本性不是一對一的，感情是無法控制的，發生就發生了。但我們經常將感情與道德混為一談。如果很單純的看感情，它的發生是很自然的對這人有感覺。如果你愛你的伴侶，對他有道義，但你碰上另外一個人，而且愛上他，因為你對現在這個伴有道義，忍痛放棄新的這段，守在你原來伴侶身邊，你都不能否認確實對那個人產生情感。那個對象不出現也就算了，否則的話一對一確實沒有道理。動物的本性有的是一對一，有的是一對多，這只是關係而已，不會有一種生物他終生只喜歡一個。因為知道人的本性有可能發生這種狀況，所以我們設定了一對一的制度，它起碼維護了人類社會基本的關係。人因為不道德，所以設定了"一對一"，讓人能在制約的

行為下，產生出比較有秩序的社會。這並不表示說一對一就是道德，也不是說一對一不好，而是說一對一就等於道德這個定律是不對的。如果你認為一對一就等於道德的話，理所當然延伸出來一對多就是不道德，但是不道德跟你對幾是沒有關係的，這就是我之前講說我們常常把道德跟感情混在一塊講，這是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。

比如說隨便舉現在台灣有多少個現代陳世美這種人好了，他是不是不道德，他當然不道德！但就情感的方面來看，他不喜歡他原來那個糟糠妻，他就是喜歡後來那個比較年輕漂亮的，之前的妻子為他付出了多少、犧牲了她青春的歲月，現在功成名就，要一腳把她踢了。憑良心講，就感情上面來說他是沒錯，因為他就是不喜歡原來的。我今天不喜歡你，你再怎麼逼我，我也不可能喜歡你。這當然犯的是道德上的過錯，可是這兩碼子事。

《道德浪女》這本書常重要的一個定義就是遵從自己。我聽從自己心裡真實的情感，今天，我跟這個人在一起，我也愛他，但是聽從我身體的感覺，我覺得那個人長得身強體壯，雖然沒有很愛他，可是真的很想跟他上床，這是妳身體上面一個很真實的情感。我認為《道德浪女》就是說，妳聽從自己的 - 不管是心理還是身體的感覺，誠實的去面對自己的感覺，但你必須不違反道德原則。比如說我跟"你"是一對，可是我想跟他上床，重要的是，我要遵從'你的'感覺，所以我認為有沒有道德的重點就是你有沒有"傷害到別人"。

這本書裡面講的有一個是很有趣的是，除了一對一是不是比較道德之外，還有一對一是不是比較容易。你不能在強迫你伴侶的情況下去做這件事，你不能強迫也不能欺瞞，你必須要關心你另一半的感覺，如果那麼麻煩的話，那算了，還是一對一。很久以前我曾經去上過一個廣播節目；有個婦人打電話來說，她們結婚七年了，她覺得她老公也該犯七年之癢，而且也覺得她老公最近怪怪的，非常不安，而她完全沒有辦法去限制先生的行為，那時候我建議她換個角度來想，試試開放性的婚姻。我當時確是有欠思考，那位婦人突然變得非常恐慌，這句話讓她有強大不安全感，她會覺得說，這不是給她老公外遇一個非常好的理由嗎？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，那時候就是因為沒看到這本書，在這本書裡面，是有兩位女性講她們自己的事情，其中有一位說，其實她覺得一對一對她反而是比較難，我認為這就是要聽從你自己的感覺。

今天如果說我跟你是一對，又想跟他上床，或想跟他交往，我當然要知道你的感覺，要得到你的同意，可是發現你因此受到傷害，而且你怎麼都不能接受這件事的，我只有兩個選擇，就是我放棄你，或是放棄他。最惡劣的行為就是，我兩個都要，這樣你兩個人都傷害到了。我覺得這本書裡面最有意思的是，它告訴你很多真實生活裡面會碰到的問題，妳應該怎麼去處理，怎麼去面對自己的情緒，這是一個非常具有實用性的指南。我認為當初接到那個CALL IN電話，我會建議她讀這本書。

未完待續..精采可期!